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三十一　目録

論

管仲　老蘇
管仲一　大蘇
管仲二　大蘇
孫武一　大蘇
孫武二　大蘇
戰國任俠　大蘇
樂毅一　大蘇
商君　大蘇

范增　大蘇
留侯　大蘇
賈誼　大蘇
鼂錯　大蘇
霍光　大蘇
諸葛亮　大蘇
賈詡　小蘇
王導　小蘇
王衍　小蘇
宇文融　小蘇

陸贄　小蘇

牛李　小蘇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帛　子行　校刊

管仲　老蘇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
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迺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
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
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
絶乎耳色不絶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
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

威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一　　大蘇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遂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

六變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尋之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簒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僖仲(〇王評客略)不以是廢之廼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

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

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有力）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接無跡）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

人者當時之慮豈非以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又多出一證佐

奇

管仲二

兩比整然　大蘇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

會終亢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
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
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
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
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
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
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
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鄕鄕有鄕良人五鄕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

無中生有

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爲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一　　大蘇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横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

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

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

詐無以成應辯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殭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借題　大蘇

○借題說自家話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若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提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擧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傳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

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大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

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幷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

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也此天下之勢也

戰國任俠　　大蘇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賔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

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

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
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
○大段整
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
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
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
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
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
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
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幷天下則以
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

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

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進一步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樂毅一　大蘇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

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

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然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道前人所不到）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提轉）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王道則然）忍急攻而至於此也（結案）夫以齊人苦湣王之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

百萬之師相待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伯道則然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商君　　大蘇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疆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皆悅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

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

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缸呷而親藥石覆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王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化俗谷）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

立柱分應　大蘇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

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
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
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
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
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
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弒義帝之兆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
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
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

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疑增少本）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一意以覆　大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

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緫露忍意）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巨眼）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

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上不能深交絳灌下不能默默自待末以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立柱分應　大蘇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

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

侯文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賈生欲得其君）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無跡）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憔悴發解）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

謀不足逃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　一氣說下　大蘇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

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

漸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大蘇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

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
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
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
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
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
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　名言
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

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者
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
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
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
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
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
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
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大蘇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
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
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
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兖南牧
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
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疆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
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
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

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讐而况能以得天下英

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安在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失義非湯武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

言而不可用也

賈詡　兵實　小蘇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説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説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

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
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
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
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蹙矣
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
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
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
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
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
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

德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借辯計之不用夫玄德之
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辯欲以虛聲
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辯計豈非以
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
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
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
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主意
也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徂於一勝
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

知之矣

王導　　含垢　　小蘇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尊以法

總公三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辭兵再犯闕卒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

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修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特爲一攻之以毒藥刼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産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知尊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王行　小蘇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

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棄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

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

[illegible]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人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措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訕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發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有識見論處亦透

宇文融　小蘇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帝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

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
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
畧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
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
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
而後畬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
不必其所耕也於[illegible]迺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
不行今有失牛者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

眞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横故無妄之疾雖
勿藥可也藥之所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
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
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
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
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
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
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
在朿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

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
實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
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
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昔相李沆近世之賢相
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
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
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
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
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小蘇

曾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因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

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怒

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
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
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
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
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
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
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
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軍守
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

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illegible]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

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擧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憬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　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及鬭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

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帝也哉結得超脫

牛李　德量才器　小蘇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小人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

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帛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令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方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權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劒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

維州不害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欲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以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

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其可久處此邪既罷去又
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
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
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
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而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
其乾沒府錢肆拾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
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
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蘘
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
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文編卷之三十一 終

文編卷之三十二目錄

論

天下　莊
六家要指　史公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
爲君難論上　歐
爲君難論下　歐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孔子從先進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大蘇

劉愷丁鴻孰賢　大蘇

劉愷丁鴻孰賢　小蘇

形勢不如德　大蘇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非禮之禮　王

申法　老蘇

御將　老蘇

田制　老蘇

思治

大

文編卷之三十二　論

武進　荆川　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藝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天下　莊

敘方術處一步進一步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决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
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相而耜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
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
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

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
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
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
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决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

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方

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

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虵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是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六家要指　史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

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

白黑迺形在所欲用焉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
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韓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
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
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

論之大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后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盖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壽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為君難論上　　歐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賛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晋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失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慝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闕之以决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歐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將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難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悉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徙遂以滅荆七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説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

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

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
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
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
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
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
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
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
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孔子從先進　大蘇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王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

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
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
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
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
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
其心則然然其迹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
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
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
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

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

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

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冐無耻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
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
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
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
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
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
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
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
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

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

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濶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

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襃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襃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絶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郤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

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彊盛夷狄桀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

甚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亂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大蘇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

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襃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

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

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
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
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殁
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
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

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劉愷丁鴻孰賢　大蘇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

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許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國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後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

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

情以盜一時之名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徒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劉愷丁鴻孰賢　小蘇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爲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

舜之命禹也讓於皐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皐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寧皆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堯舜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鄧彪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

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爲賢於
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
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
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
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鴻在可恕而愷爲可戮此
眞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
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
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
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
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未悟者立

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關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義甚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形勢不如德　大蘇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

明矣請拾其遺説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説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後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

勢危諸侯爲邪　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摶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因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險而

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

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勌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

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

相養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妻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友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曰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矣苟不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

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非禮之禮　王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

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焉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

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盖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也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盖亦失

孟子之意矣

申法　　古今分欵　　老蘇

鑒如監鐵申古今之異一段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今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因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出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

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

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繚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内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

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令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令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

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御將　老蘇

累層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跡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啼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衛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豊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其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

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説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田制　　老蘇

田畝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慼慼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

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痛切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

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

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
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
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
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
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
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
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
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
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

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過〕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

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人之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此說亦不可行蓋後世隱蔽詭寄之弊多也

思治　自戰國策來　此文蓋作於嘉祐以前　反覆　大蘇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罷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豊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豊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豊兵之不可彊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産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豈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疆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熟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然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料其貲財之豊約以爲制宮室之大小既内决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
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
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
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
國之說勢如此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
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此其迂也淮陰侯
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
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
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手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焉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可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
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
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

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

之以勇守之以尊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晉國而已雖北與契丹可也